

穀粒一書



CHANDI HUANGHUA

# 目 录

## ·电影文学剧本·

|             |            |
|-------------|------------|
| 暗礁 .....    | 薛 寿 先( 1 ) |
| 敖拉·一兰 ..... | 叶 楠( 84 )  |
| 女交通员 .....  | 薛 寿 先(229) |



# 暗礁

薛寿先

## 序

旭日东升，朝阳灿烂。

广阔无垠的海面上，霞光闪烁，碧波粼粼。

一艘漂亮的小汽艇，象脱缰的骏马，全速飞驰在海面上，成群的海鸥，追逐着艇尾翻滚的浪花飞翔。

身材高大，眉宇轩昂，英姿勃勃的侦察科长石磊，站立船头，举目远眺。

年轻英俊的陈敏和精明机灵的女侦察员高英，站在两旁，注视前方。

船首前方渐渐隐现出一座三面环水的海滨城市。别墅般漂亮的楼房，高耸云霄的钟楼，浓绿的林荫，金黄的沙滩，雪白

的灯塔，雄伟的码头，在晨光的映照下，显得格外美丽、诱人。

高英微皱双眉：“石科长，青山岛的案子还没有结果，局长命令我们必须在两个小时之内赶到局党委会议室，是不是又发生了重大的案件呢？”

陈敏非常自信地说：“肯定有新的任务！”

石磊没有开口，焦急不安地低头看表。汽艇破浪前进。

汽艇开进港湾，没等靠岸，石磊、陈敏和高英便敏捷地纵身跃上码头，奔进等候在码头上的轿车。轿车飞驰而去……

轿车不停地鸣着喇叭，高速行驶在海滨马路上。

轿车开进公安局大门，在办公大楼门前停了下来。

石磊、陈敏和高英快步奔进大楼……顺着楼梯急切地走着……

明亮整洁的会议室。

毛主席巨幅画像两侧，挂着毛主席的题词：“保卫工作十分重要，必须尽力加强之。”“提高警惕，保卫祖国。”

对面墙上挂着：一九六一年毛主席、周总理在机场的合影和周总理同非洲朋友在一起的大幅照片。

面容端庄，目光刚毅，沉着而又稳健的钟局长，缓慢地踱着步子：“根据周总理同一些非洲国家领导人达成的协议，本着互相支援的原则，最近我国将派一批专家和工程技术人员，从这儿乘远洋客轮去非洲，援助正在进行英勇斗争的非洲人民，恢复和发展建设！另外，还有二十几位非洲朋友同航回国！”

“钟局长！”石磊若有所悟地站起来，“我们新的任务是保

卫远航？”

“对！”钟局长无限深情地望着毛主席和周总理的合影照片说，“周总理从六三年底到今年年初，在陈毅副总理的陪同下，从太平洋到大西洋，从亚洲到非洲和欧洲，历时十二天，飞行了十万八千里，突破帝、修、反对我国在政治、经济和外交上的封锁，对十四个国家进行了友好的访问！从而使我国同非洲国家之间的友好合作关系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！”

陈敏和高英欢欣鼓舞，激动而又兴奋地望着。

石磊的脸色渐渐变得严肃起来：“正因为这样，这次远航必然会使帝国主义担心，修正主义恼火，国民党害怕！他们决不会甘心于自己的失败！”

“是啊！”钟局长脸色肃然：“同志们，这不是一次普通的远航，是直接关系到亚非人民团结事业的国际事件。因此，市委决定采取一切必要的措施，确保远航的绝对安全！”

陈敏、高英庄严肃穆地仰望毛主席和周总理的合影照片。

石磊站起来，坚定不移地说：“坚决清除友谊航道上的暗礁，支援非洲人民的革命斗争，保卫毛主席革命外交路线！”

海湾，奔腾叫嚣的浪头一个接着一个涌上沙滩，接着又轰鸣着退进大海，露出一片奇形怪状的暗礁。巨大的浪头冲击着礁石，激浪翻滚，水花飞溅……

推出片名《暗礁》。

## 第 一 章

浓雾笼罩着海面。灯塔有节奏地闪着红光。远处不时传来

轮船汽笛沉闷的吼声。

朦胧的月光下，沉睡的海滨城市显得格外平静。

随着由弱渐强的脚步声，一个二十六、七岁清秀俊俏的姑娘，由一条僻静的小街尽头远远走来。

姑娘的两脚在鹅卵石小道上快速走着。突然，石路上映出了一个高大的身影，姑娘骤然止步。

一盏高悬在电线杆顶端的路灯，随风摇曳，人影忽宽忽长地急剧变幻着……姑娘大惊失色，慌忙后退……在刺耳的皮鞋声中，一个背向镜头，身穿灰色中山装的大个，一步不放地逼近姑娘。

“啊！”姑娘恐惧地惊叫一声，转身欲逃，大个恶狼似地抓住姑娘。

“吱呀”一声大门开了，一个年轻小伙子懒洋洋地走出来，朝街上瞅着。突然，他那双惺忪的睡眼，瞪得溜圆，上衣从肩溜下来。

姑娘满脸肌肉痉挛地抽动着，大个高举石头狠劲打下，随着一声凄厉的惨叫，姑娘的手提包落在地上。

“啊，快来人哪！”在小伙子惊慌的喊叫声中，几扇窗子里亮起灯光……

大个恐慌万状，抓起姑娘的手提包，惊惶而逃。

一扇扇窗子接连推开，一张张惊慌的脸快速闪过。

大个窜出小街，沿海滨马路拚命飞跑……

小伙子和闻声赶来的几个群众边喊边追：“站住——！抓住他呀！……”

海滨马路上静悄无人。一扇骤然亮起灯光的窗子上，映出了“海员俱乐部传达室”的字样。两鬓花白，淳朴温厚的传达老

刘，从窗缝中探出头来，屏息倾听。脚步声和呐喊声由远而近……

俱乐部门前停着一辆没有熄火的卡车。

大个满头大汗，气喘吁吁，沿海滨马路狂奔。

老刘抓起木棍，悄悄拉开房门。

小伙子 and 几个群众，冲出街口，发现大个，紧追不舍。

大个慌忙跑来，打开车门；老刘箭步跃出，举起木棍，劈头就打；大个转身躲开，老刘扑空，闪了个趔趄，“咔嚓”一声，木棍打在车门上，一折两半。老刘刚一转身，大个趁机朝老刘猛踢一脚，跳进驾驶室，开足马力，飞驶而去……

老刘跌倒在树下，鲜血从额头上淌了下来。

小伙子急忙上前扶起老刘。

老刘挣扎着推开小伙子：“不要管我，快！电话……”

小伙子猛然醒悟，奔进传达室，抓起耳机。

急促的电话铃声……

石磊抓起耳机，全神贯注地静听着。他的脸色忽然变得严肃起来，两道刚劲而有朝气的浓眉渐渐蹙在一起，一双明亮的大眼睛，闪着坚定、刚毅的光芒。他放下耳机，急忙抓起另外一部电话，迅速拨着……

电话机的号码盘快速旋转着……

车轮飞转，马达轰鸣。

十几辆摩托箭一般开来；救护车飞驶而过，警报器惊人地嘶鸣着……

强光灯下，高英胸前挎着照相机和侦察员们在勘察现场。警犬头俯地面，四处嗅寻。

一辆轿车风驰电掣般飞速开来，嘎然刹住。

高英快步上前，向跨出车门的石磊报告说：“被害者是九〇九保密工程门诊部的护士，名字叫常明，伤势很重，已经送人民医院抢救。陈敏同志正在询问证人。”

海员俱乐部传达室。

小屋拾掇得非常干净。床铺、桌子、家具放置得井井有条。墙上挂着几张先进工作者的奖状和烈军属代表会的合影照片。

“天太黑，车牌号没看清！”老刘头上缠着绷带，悔恨地叹了口气：“咳！人老啦，腿脚不灵，不中用啦！真该死，我怎么能那个坏蛋给跑了呢？”

石磊抬头望望老刘：“贵姓？”

“姓刘，海员俱乐部的传达。”小伙子嘴快地抢着说，“刘大伯是老烈属、老贫农，年年都是先进工作者！他……”

“净说些没用的！”老刘打断小伙子的话头，掏出旱烟袋，十分认真地回想着，“那家伙戴着大口罩，模样看不清！再说，当时哪还顾得上看他的长相呢？我只是模模糊糊地记得……个子很高……穿着灰色中山装……好象还戴着眼镜！别的就……”

“一点不错，确实戴着眼镜。”小伙子补充说，“我还亲眼看到大个抢走了一个手提包！”

“提包？”陈敏迅速和石磊交换一下眼色：“小同志，你是……”

小伙子爽快地回答：“大众旅社服务员，王亮。”

“科长！”高英站在门外，向石磊点头示意。

石磊转身走出，顺手带上房门。

高英失望地悄声说：“大个非常老练，很有经验，一点痕迹也没留下。当前追踪凶手唯一的线索就靠常明啦，关键就看能不能把她救活！”

医院，悄然无声。

急诊室门外亮着红灯，上面写着“肃静”两个大字。

高大的毛玻璃窗上映出于医生和护士们匆忙来去的身影。

石磊、陈敏和高英焦急不安地默立在急诊室门外。

一个护士端着瓷盘从急诊室走了出来。

陈敏和高英以期待的目光望着护士。

护士摇摇头，茫然离去。

墙上的电钟，发出了沙沙的声响，一小时，两小时，三小时过去了……

急诊室的门终于开了。一个女大夫走了出来。

石磊、陈敏和高英快步围了上去。

于大夫端详着石磊：“这不是石磊同志吗？”

石磊疑惑地打量着大夫。

“不认识啦？”大夫摘下口罩，“去年在治安保卫工作会议上咱们见过面！”

石磊皱眉一想：“想起来啦，你是于大夫，人民医院的治保主任，对吧？”

于大夫主动而热情地和石磊握手：“你们是为常明来的吧？”

石磊急切地望着急诊室：“怎么样，很危险吗？”

于大夫松了口气：“经过抢救，已经脱离危险啦！”

“哦！太好啦！”陈敏喜不胜喜。

于大夫：“由于脑震荡，她仍然处于昏迷状态。我明白，常明的每一句话，每一个字，对你们都是非常重要的！我们一定想办法争取让她能尽快说话！”

石磊感激万分：“于大夫！从现在起，凡是来看常明的人，不论是谁，一律婉言谢绝！另外，一定要记住他们的姓名和工作单位！”

“我明白！”于大夫忽然想起了什么，“九〇九门诊部的田主任来看常明，在院部会客室等着。”

会客室里，浮动着浓厚的烟雾。

年过四十，稍有秃顶的田主任，心情沉重地在向石磊介绍情况：“……常明的为人，是大家一致公认的。工作在我们那儿也是拔尖的。业务上就更没有说的啦！是我手把手教出来的，我在她身上花了多大的心血啊！可谁想到……”他难过而又婉惜地低下了头。

陈敏：“她进城的时候，带没带一个白色手提包？”

“有！”田主任肯定地说，“不过里面没什么重要的东西，只有一百零八张工程技术人员的健康检查登记表！”

“哦？！”石磊吃惊地猛然抬起头来。

田主任不以为然地笑了笑：“这有什么？既不是秘密图纸，又不是机要文件，只不过是几张普普通通的登记表！我们主任在家养病，顺便捎给他看看！”

“同志！”石磊“嚄”地一下站起来，极力控制住自己的情绪，“在某些人的眼睛里，认为根本不是什么秘密的东西，而暗藏的敌人却在千方百计地进行偷窃，抢劫，甚至用暗杀来得到它！你所说的那几张普普通通的登记表，很可能就是常明被害的直接原因！”

“什么？”田主任呆呆地望着石磊，“我不明白，这些东西对他们究竟有什么价值呢？”

石磊激动而又严肃地望着田主任：“敌人从全部工程技术人员数字中，就可以判断出九〇九工程的规模！根据每个工程技术人员的专业，就能够准确地推测出工程的性质！一句话，他们从几张普通的登记表中，可以搞到保密工程的秘密！”

“啊！”田主任大惊失色，“这，我可是一点都没有想到哇！”

陈敏将一杯水摆在田主任面前：“田主任！在全国将要解放的时候，毛主席就向全国人民敲起了警钟：‘在拿枪的敌人被消灭以后，不拿枪的敌人依然存在，他们必然地要和我们作拚死的斗争，我们决不可以轻视这些敌人。’暗藏的敌人并不可怕，可怕的是有的人忘记了毛主席的教导！”

墙上的挂钟响起了宏亮的钟声。

田主任抖动了一下，脸上闪现出错综复杂的感情，紧紧地抓住石磊的手，用劲摇着，感激而又惭愧地低下了头。

陈敏拉开窗帘，一道金色的晨光射进会客室。

石磊语重心长地说：“毛主席教导我们：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！同志，记住这次教训吧！你知道常明的家吗？”

田主任慢慢抬起头：“知道！她家里只有一个姑妈！”

常明家的院子里。

常明的姑妈卢大娘满面泪痕地说：“常明这孩子，从小就很要强，难得回家一趟！她的爹娘都让国民党反动派害死啦，万一她再有个好歹……”

“大娘，放心吧！常明已经没有危险啦！”高英给卢大娘倒

了一杯水，“昨天有谁来找过她吗？”

卢大娘想了想，摇摇头。

陈敏：“在常明认识的人当中，有没有一个穿灰色中山装，戴着近视镜的大高个？”

卢大娘猛然抬起头，擦干眼泪：“对啦，昨天常明陪我到医院看病的时候，路上遇到了一个戴眼镜的大个！”

（化出）繁华的街道，车来人往。一个四十开外，长方脸，络腮胡，戴着深度近视镜，身穿灰色中山装的大个，脸上带着几分傲慢和孤僻的神情，手提公文包，沿着人行道昂然而行。

常明扶着卢大娘走下公共汽车，忽然发现对面的大个，兴冲冲地穿过马路：“老师，您好！”

大个停步，既不很冷淡，也不太热情地和常明拉拉手：“噢！是你呀！正好有一件很重要的事想找你！”

常明尊敬地望着大个：“什么事？”

大个思索一会：“晚上我给你挂电话，到我家里谈谈好吗？”

常明点点头：“好，我等着？”

大个突然发现常明的手提包，好奇地问：“这是……”

常明：“健康检查登记表！”

大个兴致勃勃地说：“有意思，能给我看看吗？”

常明为难地笑了笑：“老师……”

“不方便，那就算啦！”大个和常明握手告别，转身走开。

常明望着大个的背影：“我们传呼站的电话号码是：‘二局3431。’”接着扭头向卢大娘跑去……

卢大娘忧心忡忡的声音：“傍黑天，有人约她去看电影，走的时候很高兴，可回到家里，一声不响，饭也不吃，觉也不睡，说起话来颠三倒四，就象着了魔一样……”

常明面色苍白，呆呆地坐在床上，木然失神。

卢大娘疼爱地：“孩子呀，不舒服？还是有什么心事？”

常明渐渐镇静下来：“姑妈！刚才我……”

“天不早啦，快睡吧！”卢大娘说着给常明放下了蚊帐。

常明心烦意乱地和衣躺在床上，辗转反侧，不能入睡。忽然，她好象暗自下定决心，猛然起身，跳下床来：“对！不能等到明天，马上去！”

“常明，电话！”门外有人高喊。

“来啦。”常明抓起手提包，“姑妈，你先睡吧！我一会就回来！”说罢转身跑了出去。

卢大娘看看桌上的座钟，担心而又忧虑地望着常明远去的背影……

（化入）卢大娘悲伤地继续说：“没想到她一去就再也没有回来！”心疼地流下热泪，“深更半夜，那个人给常明打电话干什么呢？”

石磊：“你知道来叫常明接电话的人是谁？”

卢大娘想了一下：“听声音，好象是海员俱乐部的老刘！”

“昨天晚上有人给常明来过两次电话！”老刘非常干脆地对陈敏说，“头一回是七点，常明不在家。第二次是十点多钟。因为来电话的人说，他们早就约好啦，只是叫我告诉常明，让她马上到山西路九号去一趟！”

一个女民警从档案柜中取出一张住户卡片，递给高英：“山西路九号的户主是人民医院的副院长——严冰昆！”

高英惊讶地望着严冰昆的照片，此人就是常明在马路上遇见的那个大大：“太危险啦，应该马上把常明搬出人民医院！”

走廊两侧的长凳上坐满了候诊的病人。石磊和陈敏身穿便装，快步走进外科办公室。

屋里。护士长独自坐在桌前翻阅病历。

石磊客气地笑了笑：“同志！严副院长在吗？”

护士长头不抬，眼不睁地说：“我也在等他！平时比谁来得都早，今天都九点多啦，还没上班，真是！”

陈敏着急地：“他还来不来？”

护士长似理非理，仍然不停地看病历：“真新鲜，你问我，我问谁呀！”

石磊仍旧耐心地说：“我们找他有事！”

正在这时，走廊上有人兴奋地说：“严副院长来啦！”

严冰昆神色慌张地从走廊尽头匆忙走来，他的脸色显得非常难看，好象有什么心事。

病人们热情地向严冰昆打招呼。

严冰昆目不斜视，高傲而又冷淡地微微点头。

石磊和陈敏坐在办公室门外的长凳上，目不转睛地注视着由远而近的严冰昆。

石磊专注的眼睛。

陈敏低微的声音：“科长，看！大高个，近视眼，中山装，相貌特征一点不错……”

“哎哟！”忽然有人叫了一声，人们不约而同地顺声望去。只见一个年轻的护士正在给病人打针。

严冰昆脸色突变：“莫名其妙！我算看透啦，你是在给患者打针呢？还是和敌人拚刺刀呢！”说着走过去亲自给病人注射，“看着，要这样！”然后瞪了护士一眼，气呼呼地走进办公室。

人们同情地望着护士。护士难为情地走开。

一个病员不平地：“整天板着脸，就象谁该他几百块钱，大石头！”

老太太不同意地说：“人并不坏，天生就这种脾气！”

一个短辫子姑娘，作了个鬼脸：“是呀，人倒是好人哪，可就是温度低了点儿！”

办公室里，严冰昆坐在写字台旁在翻阅病历，突然他情不自禁地打了个寒战：“啊？常明！”手里的香烟掉在地上。

护士长惊奇地转过身来：“院长，怎么啦！”

“没什么！”严冰昆神色紧张地继续看着。额头上滚动着汗珠。最后，无力地靠在椅子上，一动不动地呆坐着。

护士长恐慌不安：“院长，你的脸色可真吓人哪，八成是病啦！”

“别管我！”严冰昆强打精神，站起身来，“病人呢？”

护士长：“在楼上急诊室！于大夫找过你好几趟啦！”

严冰昆不停地擦着汗：“这不是一般的病人，我亲自负责！”门外。石磊和陈敏暗吃一惊。

急诊室。

于大夫惊愕地望着石磊：“实在是太突然啦，难道他……”

石磊：“目前仅仅是怀疑，不过，事情没有彻底弄清楚之前，常明的安全……”

“放心吧！”于大夫非常干脆地说，“治保委员会和民兵连已经都布置好啦！”

陈敏拉门跑进：“来啦！”话音刚落，随着一阵沉重而又急促的脚步声，严冰昆大步跨进急诊室。

于大夫主动迎上去：“院长，病人仍然处于昏迷状态！”

严冰昆发现石磊和陈敏，脸色突然沉了下来：“嗯？怎么回事？哎？”

于大夫急忙解释说：“他们是常明单位的同志！”

严冰昆严厉地瞪着于大夫：“马上把常明搬到隔离室去，从现在起，除了我们两个，任何人不准进常明的病房，尤其是外人！”

石磊满面带笑，试探地说：“我们是常明的同学，不是外人！”

“谁也不行！”严冰昆恼火地挥了下手，“家有家法，院有院规，治疗时间，不准探望！请你们马上离开这儿！”

于大夫默默向石磊使了个眼色。

石磊和陈敏会意地点点头，转身走出急诊室。

门外。一个身穿工作服，四十上下，中等个头，黑红脸膛，右嘴角下方有一颗黑痣的工人，好象在找什么人一样，四处张望。

石磊主动和工人打招呼：“老韩！来看病？”

“哎！”工人随声附和地应着。石磊笑笑，走了过去。

陈敏：“谁？”

石磊：“汽车修配厂的喷漆工人韩茂良，前年在他们厂破获了一起盗窃案，由于他主动坦白交代，并且检举了首犯，提供了不少重要线索！”

石磊和陈敏并肩走出人民医院大楼。

高英满头大汗，远远走来，打开一个纸包，露出了白色手提包：“里面除了常明的一张月票之外，什么东西也没有啦！”

石磊焦急不安地皱起眉头：“看来登记表已经落在敌人手里啦！手提包从哪儿来的？”

高英：“是一个清洁工人从严冰昆家的垃圾箱里发现的！”

陈敏惊喜万分，轻松地出了口气：“总算有些眉目啦！”

石磊沉思片刻：“马上分头了解一下严冰昆的历史和现实表现以及昨天晚上在不在家？去过什么地方？接触过什么人？两个小时之后，赶回办公室，向局长报告！”

局长办公室。

钟局长聚精会神地听取陈敏发言。

石磊沉默不语，静静地坐在沙发上，在想着什么。

陈敏坚信不疑地说：“从敌人抢劫登记表的行动判断，他们的主要目标是九〇九！很明显，这是一次很有组织的间谍活动！严冰昆的相貌特征和逃掉的大个非常相似；常明被害就是接到他的电话之后，在去他家的路上被打伤的；常明的手提包也是在他家的垃圾箱里发现的。这一连串的事情，决不可能是偶然的巧合！”

钟局长停下来，微皱双眉，沉思一会：“小高，你有什么补充？”

高英从皮包里拿出一份档案：“解放前，严冰昆被国民党宪兵抓去关了半年，除此之外，没发现什么可疑的问题！”

钟局长转问石磊：“石磊，你怎么看？”